

惟愛和體恤才能開啟新的時間新的希望

任白

年終歲尾習慣性回顧全年閱讀書目，很欣慰這一年讀了很多好書，其中兩部長篇小說尤其印象深刻，一為格非《登春台》，一為王安憶《一把刀，千個字》。《登春台》關注紛繁現實中人的處境，《一把刀，千個字》傾聽重大歷史事件的後世餘響，都呈現了作家對人物命運和歷史邏輯的深入體察。一個特殊體驗前所未有，即最令我難忘懷的小說人物並非作家的主要書寫對象，而是《登春台》裏的次要角色，四個主人公之一沈辛夷的母親賈連芳。掩卷沉吟，這個作家着墨不多的中年婦女形象在我眼前揮之不去，一種難以言傳的痛楚如鯁在喉。從接受理論的角度看這並不奇怪，每個讀者由於個人經歷和知識背景不同，對小說中的人物故事產生不同的閱讀體驗順理成章，但賈連芳和我個人的生活經驗相去甚遠，很難想像在現實生活中我和這樣的人物會產生深刻交集，這種意外的共情觸發了我對人類命運和社會變遷的很多聯想與思考。

賈連芳生性悍勇，從小信奉「生活就是拚命」的人生信條。她出身山鄉，但卻有山野擋不住的慾望和能量，不論是做包裝箱、賣燈具窗簾、辦農家樂、開苗圃，還是在病入膏肓時仍然惦記接手自己打工的養老院，她走南闖北，屢敗屢戰，對每一段「正經事」都敢下重注，躬身入局，以搏命的姿態投入自己全部的生命能量。她對身心孱弱的丈夫不屑一顧，卻也始終沒有離棄家庭；她對兒女態度粗暴，卻一直惦記給「姐弟倆一人掙出一個大房子，再送一人一輛奔馳車」，甚至在女兒高考前，也

知道提前訂下距離考場很近的賓館，並安排好每日餐食，保證女兒以最好狀態參加自己的人生大考。在某個階段，她似乎正在接近自己的人生理想，買了大房子，也能承擔明顯超出平均水平的消費支出，但終於還是因為認知局限、兒子敗家以及「不可抗力」墜入絕境。然而，這個人物最令人驚嘆之處正是她在絕境中迸發出的「餘燼之光」，小說中有兩處場景讀之駭然：一是沈辛夷在賈連芳與人合辦的苗圃見到兩年未見的母親時，她已被生意慘敗折磨得不成樣子，但即便如此，她仍然提着一口氣試圖為殘敗之家保全最後的希望，咬着牙對女兒說：「都說天無絕人之路，走着瞧吧。誰也不比誰強多少。說不定哪天我就能翻過身來。」還有小說最後，沈辛夷獲知母親的生命已經進入「最後幾個月」的倒計時，想接她到北京「休養」，可是這個時候的賈連芳還在盤算如何把自己打工的養老院盤下來，幻想着自己經營。她說：「俗話說，天無絕人之路。我不信天底下的錢，都跟我有仇。也許用不了幾年，我就能鹹魚翻生……」小說寫到：「母親在展望養老產業在老齡化社會中的前景時，她那瘦得脫了形的臉，重新變得生動起來。她體內僅有的一點活氣，讓她那暗淡的眼神再度變得明亮。」讀到這兒，我的眼淚奪眶而出，這是近五六年從未有過的情形。這是多麼可憐而又強悍的生命！她的主治醫生對沈辛夷說，從沒有見過生命力如此旺盛的患者，如果換作別人，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。她蠻橫，甚至粗俗；她慾望多多，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遠低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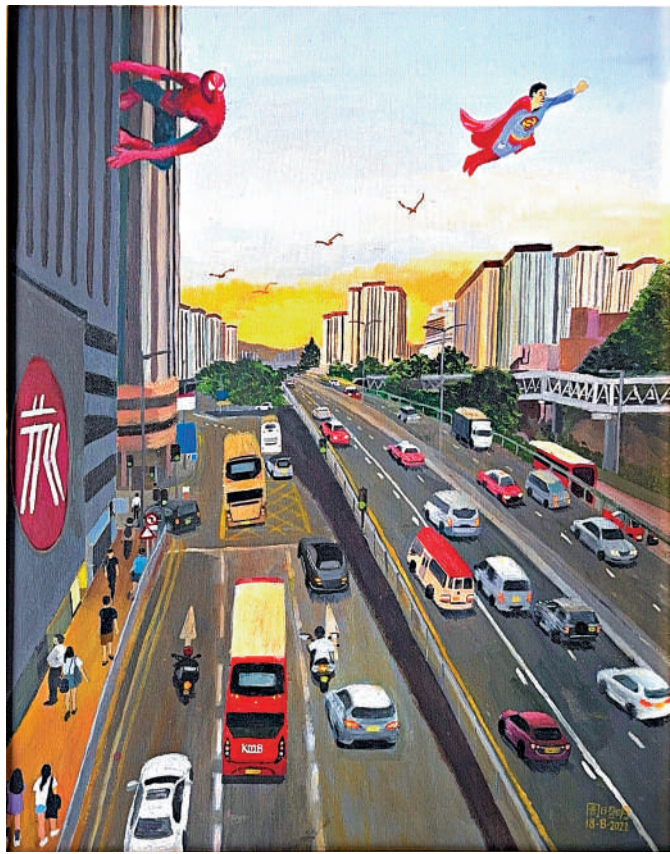
人；她認知有限，在生意場上被反覆暴擊，但她不是寄生蟲，更不是騙子，她的全部肉身和心力都被自己一再投入戰場，即便一敗再敗也仍不屈服，她用自己偏執甚至錯誤的方式愛家人，雖然造成傷害，導致後患，但誰能否認那仍然是愛？仍然是一個母親對自身使命的一意孤行？誰能懷疑她對家庭事務的專斷同時也是擔當？這本小說是八月看的，但之後的幾個月裏，賈連芳的形象一直在我眼前晃動，這種體驗空前強烈，她似乎變成了一根卡在喉嚨裏的骨頭，既不能下嚥然後慢慢消化，也不能被吐出，成為一段道盡人世悲苦的偈語。她是一個人嗎？還是一群？或者，是一代人？幾代人？我們近幾十年的狂竊突進中，是誰在驅動和承擔？是誰在前途未卜的時刻，憑着求生的樸素意志向前邁出腳步？是誰在環境巨變中，拚上自家性命為自己為家人親友搏一條生路？這個問題不僅僅屬於賈連芳，它屬於激盪的當代史。

小說中沈辛夷因為幼時和母親聚少離多，也因為性格差異，一直和母親有很深的隔膜，但後來目睹母親一次次被命運摧殘，多次生了要抱抱母親的衝動，但最終還是「拚命克制住了」！是什麼阻礙了這最後的愛的表達？

這最微薄也最起碼的哀憐為什麼沒有被成全？在經歷了那麼多挫折和幻滅後，這可能是我們今天最迫切也最緊要的問題。如果不能用愛檢討我們的僵硬和封閉，不能用憐憫俯視一切殘損和敗亡，不能在一個人耗盡所有能量時，抱住她正在崩解的魂魄，那麼誰還能有自己得救的一天？誰還不是時時處在人相棄的至暗時刻呢？

新年在望，又到了撫今追昔的時刻，我想人類為自己授時，除了跟隨物候春種秋收，計數日常事功之外，一個最大的功用就是敦促自己省察人生，判明得失，從而確保自己走在一條符合天道人心的路上，而我們的社會，包括家庭在內的所有組織形式，也會免於坐視一些隱秘裂痕日漸擴大。一年倏忽而過，其中一定有很多值得記取的快樂時光，也一定有很多無意中犯下的過錯，人與人之間齟齬和衝突都是難以規避的日常事項，有人新生，也有人離世，無論沈辛夷還是賈連芳，都是這世上我們正在經歷苦痛的親人，所以在新年鐘聲即將敲響的時候，想想我們是不是該多一些問候和擁抱？請相信，那一刻你抱住的，是別人，也是你自己。

◀《登春台》關注紛繁現實中人的處境。



▲周廣祥作品《特別的你》，壓克力顏料。

▲周昭明作品《Super Hero駕臨美孚》，繪畫——塑膠彩，畫板。

▼李菁源作品《梵高的杏花》，立體創作（塑膠彩、玻璃磚）。



一新美術館與匡智會聯合主辦「心象·無界」展覽，展出逾300件藝術與手工藝作品，全部由匡智會多個服務單位的學員及特殊學校的學生創作，展期由即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。是次展覽顯示不同能力的人都具備藝術才華及獨特視覺，能實踐自己的藝術夢想，公眾的支持能鼓勵他們持續創作。

【大公報訊】「心象·無界」展覽有超過30位匡智會學員及學生參加，他們的年齡橫跨10歲至64歲，分別來自匡智會旗下11所服務單位及學校。展出的作品種類繁多，既有水彩、塑膠彩、水墨、混合媒介、麥克筆等平面繪畫，亦有陶瓷、玻璃磚彩繪等立體創作。除個人創作外，還有集體作品。

創作者年齡橫跨10至64歲

參展者的背景、年齡、學習速度及慣用的藝術媒介各有不同，憑着勇氣及毅力克服困難，努力投入藝術生活。畢業於匡智張玉瓊晨輝學校的周昭明習畫多年，他不但享受繪畫過程，參加繪畫比賽及展覽亦令他更有自信。他的作品《Super Hero駕臨美孚》展現現實與幻想交錯的場景——路上車水馬龍，行人如鯽，是美孚的繁忙日常；天空卻又同時出現蜘蛛俠和超人，氣氛奇幻，饒富

趣味，令人一看再看。周家正來自匡智地區支援中心（新界北），他閒時愛在公共圖書館閱讀歷史戰爭相關書籍。他的作品《紅色戰爭》以紅色水彩為混染基調描繪戰爭場面，表現出對世界大事的關注。匡智獅子會晨崗學校的學員李菁源在回收的玻璃磚上進行二次創作，以塑膠彩繪畫出作品《梵高的杏花》，繽紛的用色流露着作者的正能量。

一新美術館自2015年創館時便致力於以藝術打通更多不同社群之間的隔閡。一新美術館總監劉鳳霞表示：「一新美術館相信不同背景的人都可以與藝術連結。不同能力的人士，只要經過協助及訓練，也可以發揮自身的藝術潛能，以藝術傳遞心聲，創作出打動人心的作品。一新美術館很高興為匡智會學員提供平台，把他們的心血結晶帶到公眾眼前，讓普羅大眾認識到他們的才華及豐沛的情感。」



▼展廳一角。

展訊

「心象·無界」匡智會 × 一新美術館

地點：西營盤西源里1號臻藝地下

日期：即日起至2026年5月31日

時間：星期二至星期日，上午10時至下午6時

鄧宇：以「竹筆」油彩演繹東方美學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郭濤報道：在短視頻平台上，許多觀眾曾被這樣的一幕震撼：畫室裏，一位身形矯健的畫家佇立畫布前，他手中緊握的並非傳統的西洋畫筆，而是一束特製的粗礪竹筆。竹筆落下，不見水墨的柔和氤氳，卻有油彩在畫布上如烈火般炸裂。短短幾分鐘，一個桀驁的孫悟空，或是一位沉澱的關雲長，便在狂放與秩序並存的筆觸中破幕而出。在單條視頻播放量逼近三千萬的「破圈」狂潮背後，這位畫風獨特的藝術家，正是鄧宇。從數十年的科班訓練，到對西方抽象表現主義的深度沉潛，再到今日以「竹筆」重塑繪畫語言，鄧宇正以近乎修行般的堅持，在西畫的骨架上，重新安上中國美學的筋骨與靈魂。

西畫為體 書寫為魂

「我最早學的是學院派的寫實油畫，講究體積、空間、透視。但畫着畫着，我感到了一種使命感——我不能只生產圖像，我要延續文脈。」

鄧宇藝術生涯的轉折點發生在1995年。他在一本畫冊上邂逅了法籍華裔大師趙無極的作品。「那一瞬間，我被擊中了。」鄧宇回憶道，趙無極用西方的油畫語言，畫出了中國宋元山水的呼吸感，那種「大音希聲」的宇宙觀，讓他確立了東方意象主義的創作方向。

為了追尋這種「似與不似之間」的肌理，鄧宇開始了漫長的材料實驗。他嘗試過麻繩、紙團，最終在竹子上找到了靈感。「把細竹枝直接綁細成筆，它既有植物的韌性，能「掃」出油畫的厚度，又能模擬動物毛髮的豐盈，『寫』出草書的鋒芒。」

這種獨創的「竹筆」，讓鄧宇

在畫布上實現了「書畫同源」。他不再是簡單地堆砌顏色，而是在「寫」畫。「西畫講究塑造，而我講究書寫。每一筆下去，都是瞬間能量的爆發。」

從早期的太極系列，到如今備受追捧的京劇與神話系列，鄧宇始終在尋找一種能夠被世界「聽懂」的中國語言，短視頻給了他這個機會。

短視頻呈現創作過程

「最早讓大眾認識我的，是那個關羽畫鬍子的一筆，視頻發出後一周內瀏覽量破千萬。」在鄧宇看來，短視頻時代改變了藝術的觀看方式。「以前大家只看成品，現在大家通過視頻看到了『過程』。我用竹筆揮灑的瞬間，本身就是一種極具感染力的行為藝術。」

這種直觀的衝擊力打破了地域限制。如今，鄧宇的藏家來自德國、美國、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及地區。

「我不排斥互聯網，它讓藝術更親民。」鄧宇保持着難得的清醒，「互聯網是路，但藝術是車。路鋪得再寬，車如果不穩，也跑不遠。」對他而言，流量只是入口，作品的質量才是留住藏家的根本。

此外，採訪中，鄧宇向記者講述了他與香港的奇妙緣分。「最讓我感動的藏家，是一位來自香港的女士。」鄧宇提起這段往事，仍難掩激動。她在手機上偶然刷到了鄧宇的作品，那種中西合璧、氣韻生動的畫風讓她震撼。她沒有猶豫，聯繫上鄧宇後，第二天便買了機票，從維多利亞港飛到了瀋陽。

「那是互聯網時代給藝術家的禮物，更是香港這座城市敏銳度的體現。」鄧宇感嘆。這位香港藏家的認可，讓鄧宇更加確信：只要作品裏有文化的根，同時又有國際化的表達，世界是能看懂的。



◀鄧宇在創作作品。

▼鄧宇作品《看我七十二變》入選巴黎大皇宮 ART CAPITAL 國際沙龍藝術展。

